

中国当代记者随笔

ZHONGGUO
DANGDAI
JIZHE
SUIBI

人淡酒浓 / 黄河随笔

★王春瑜 主编 ★黄河 著

RENDAN JIUNONG — HUANGHE SUIBI

★东方出版中心





* T205283 *



人淡酒浓

／ 黄 河 随 笔

PENDAN JIUNONG — HUANGHE SUIBI

中国当代记者
随笔

ZHONGGUO DANGDAI JIZHE SUIBI

★王春瑜 主编 ★黄 河 著
★东方出版中心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人淡酒浓——黄河随笔

黄 河 著

出版: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仙霞路335号 邮编200335)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0
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字数:220千字 插页5
经销: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版次:1996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东方出版中心海峰印务公司	印数:1—10,000

ISBN 7-80627-110-4/1·46

定价:17.00元

总 序

王春瑜

人生隔膜多。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记者似乎也是雾几重，隔帘枕。不知始于何时，有些人称记者是“无冕皇帝”，仿佛他们威风八面，神通广大；也有一些人，说起记者动辄一概而论曰“小报记者”、“记者手笔”、“眼高手低”云云，似乎记者要比学者矮一头。其实，这些都是误解。

虽说我偶尔客串过记者，毕竟没有正式当过记者。但是，不才海内外的文友中，却有不少记者，有几位，更是契友，交之以心，肝胆相照。在我看来，记者就是记者。他们是茫茫人海中的一分子，时时激起几朵浪花，更时时体察着人生三味。

说起三味，读书人多半会联想起鲁迅的名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但何故曰“三味”？鲁迅翁在文中并未交待。其实，对于一般读者来说，知道历史上曾经有个“三味书屋”，“三味”可能有种种典故，而更重要的是，知道有位从“三味书屋”中走出来，走向更广阔的人生，饱尝人间的酸甜苦辣，最终成为伟大的文学家的鲁迅，也就够了。

当然，这丝毫并不意味着，对于学者、作家来说，下笔为文时，凡事都可不求甚解，包括写随笔体的文章。时下随笔方兴未艾。不仅报刊上常有随笔问世，并有专门刊物，而个人随笔集、随笔选本、随笔丛书更相继问世。走进书店，即可映入眼帘。我以为这是一件大好事。这是几年前俗文化中的不入流却“沧海横

流”的产物：否极泰来，雅文化——严肃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随笔，毕竟站住脚，而且占据要津。但是，也许是“杞人忧天”使然，也许是史学家的职业病作祟，我常常想，回顾一下中国文化史，我们便会发现：每每有一种文化现象，轰轰烈烈而来，但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正如古人所云，其兴也勃，其灭也速。倘若说眼下随笔热中潜伏着什么危机的话，我以为有二种不良倾向值得注意：一是有少数作者写随笔太随便，事实上也正是太不求甚解，诸如看见阿猫、阿狗或花花草草，发表一通肤浅的观感、感喟之类，读后几乎无所获；二是晚明山人气味太浓，正如清初剧作家蒋士铨在《临川梦》中所抨击的那样，“妆点山林大架子”“蝇营钟鼎润烟霞”。住在现代化的公寓里，却说憋得慌，向往荒村疏篱、昏鸦寒柳；攀附名流，写一些达官、名士的耳食余闻，甚至他们的咳嗽声、打呼噜状、剔牙齿的姿势，诸如此类，莫让人疑心这是不是在重温“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的旧梦？或者如鲁迅所指出的那样，是别一种“噉饭之道”？凡此，是我人渐老，太多疑？还是眼昏花，把芝麻看成西瓜？待考。但有一点我敢肯定：此类随笔作品充其量不过是形同照得见人影的薄粥汤而已。看来，没有对人生严肃的执著的追求，没有博览群书，是很难写出像样的随笔作品的。

令人欣慰的是，这套丛书的作者，大多刚步入中年，人生的酸甜苦辣，伴随着他们的坚实脚步，留下值得回顾的一串串脚印；纵览由古及今的人生大海，对海上明月、弥天大雾、滚滚波涛、水下暗礁，都看得比较分明。更可贵的是，他们都是学者化的记者，是对书海一往情深，不断泛舟夜航、永远不知疲倦的书生。也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春林、李乔、伊人三位同志，还分别是《光明日报》、《北京日报》、《解放日报》读书版的主持者，他们的敬业、求知、著述，很多读者都是熟悉的。明代万历年间袁中道

给其兄中郎的随笔集作序时说：“无一字无来历，无一语不生动，无一篇不警策。”这当然是溢美之词。事实上，倘有谁真的写文章时“无一字无来历”，必定繁琐不堪，读来味同嚼蜡。我不敢用这“三无”来形容这套书的作者。但另一种“三无”，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无一人不苦读，无一人不自成风格，无一篇不精心写作。有此“三无”，读者就可以放心。细品慢尝了。

隆冬已至。遥望窗外，落木萧萧，寒云四合。不是说冬天既已来临，春天也就不远了吗？“寒凝大地发春华”。忽忆元人马致远的小令有谓：“前村梅花开尽，看东风桃李争春。”让我们祝福即将到来的春天！

1995年11月30日
于京南方庄芳星园老牛堂

自序

有时静坐读书，会有一种错觉，仿佛古圣先贤或者当今智者，从茫茫天地之交孤寂处走来，同你娓娓清谈，启人智慧，动人衷肠。然而我非但不是嗜书如命者，连自称爱读书都觉得底气不足。不过我想，人生本身实在就是一部大书，从他人的书中去体味生命，不论是何等的智慧，终隔了一层。何况就是读书，也如看戏，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记得曾就读书发过谬论——读书是同作者同喜同悲，同沉思同蹙眉。可若是作者卖个破绽，便按捺不住持戈试马上前搦战，争奈那厮全不理睬，倒叫我这两手花拳绣腿不得尽兴卖弄。

也许此书就是卖弄自己的“花拳绣腿”，只怕就是吹牛，也至多是像《水浒传》中刚出场的九纹龙史大郎，“把一条棒使得风车儿似转”，可在行家眼中，如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那里，“却是有破绽，赢不得真好汉”。不过私意重在“持戈试马上前搦战”，至少是自己生命的体验，胜负并不在计较之中。何况天下事有时也难逆料。在安徒生那篇童话《皇帝的新衣》中，说出真话的，恰恰是一个未知世故为何物的小孩子。尽管我早已不是个小孩子，但心底里却极想保持那一份率真，虽然也知道几乎不可能。

据说文风别具一格的吴稚晖曾说，他的文章全从《何典》开头“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而来。而著有《百年孤独》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曾说，17岁时读卡夫卡《变形记》，于是就想，“原来能这么写呀。要是能这么写，我倒也有兴致了”。拉扯这一

堆是为自己的芜杂作解，所谓“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而且，又据说伦敦一位世代贩书的老先生对抱怨的购书者说，“我并没有答应送你一座玫瑰园。你再翻清楚才决定要不要吧”。我盼着读者多几位如我这般性情，对答应送一座玫瑰园者，不妨大胆怀疑。当然像我这样，没答应送玫瑰园者亦不可轻信，说不定是伪装出来的真诚。

至于“人淡酒浓”，并不是自己心目中人与人交往的理想境界，只是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借来一用而已，说的恰恰是自己如何不喜欢“人淡酒浓”。我的确以为，理想的境界倒是“酒淡人浓”。单纯的精神交往，对于人类几乎不可能，总要借助物质手段，而我以为若以酒为喻，恐怕是宜淡不宜浓。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中国当代记者随笔》丛书的一种。全书共收随笔 58 篇,分为 3 辑:“雨中杂感”、“信里信外”、“历史与新闻”。作者是《法制日报》记者,勤读文史典籍,以敏锐的目光与独特的视角,对各种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入的解剖,发表了颇为精辟的看法,内容涉及社会、人生、事业、读书、治学、交友等众多方面。文笔流畅,构思精巧,思考缜密,很有回味,可读性较强。读者由此可加深于世道百态的理解,并引发种种联想,获得丰富的启迪。本书适合于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一般读者及文学爱好者。

目 录

总序	王春瑜
自序	1

雨中杂感

雨中杂感	3
逾闲	7
微风燕子斜	11
时间之舞	16
古城漫笔	21
秋之街景	26
人淡酒浓	31
无标题变奏	35
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	40
“师门辱教记”(上)	44
“师门辱教记”(下)	51
弟弟语录	57
眼镜记辱	61
游戏与“夏两虫”	65

教给它们恐惧	69
这也是生活	74
误解——人生之常态	79
《魂断蓝桥》随想	84
只把它当职业	89

信 里 信 外

信里信外	95
字的烦恼	99
照相	104
青铜器孔子	109
更能消几番风雨	116
谎言教程	120
记忆	128
朗读	133
求知境界	139
喝茶	145
再谈喝茶	152
“职业”与“衣服”	158
胰子白水耍出花头来	164
仅仅是称呼?	168
无言独上西楼	173
距离与美感	179
云在青天水在瓶	184

隐士·····	187
再说隐士·····	192
通与不通·····	196
个性与规范·····	202
书生与书生气·····	207
原应叹惜·····	213
穿着细事等闲看·····	218
时装古今谈·····	224

历史与新闻

历史与新闻·····	231
诗是什么? ·····	236
雅俗的变迁·····	240
天下谁不怕考试·····	244
苏州园林与文人心态·····	249
传统建筑与后花园·····	254
辩解、辩论及打笔仗 ·····	260
维持一种标准·····	264
得与失——永久的两难处境·····	268
从理想到梦魇·····	273
魔鬼与天使·····	280
水月庵的风月案掀翻了谁? ·····	285
流浪艺术家——一种生存方式·····	290
三个“百老汇”:金钱与艺术之间 ·····	298

雨中杂感

雨中杂感

小时候家里有时挂一幅雨景的油画。其实是一幅油画的印刷复制品，但是印得很精。感觉是欧洲的一个小城的雨景，当时也没关心过作者是何许人也。古老的石头街道，古老的石头房子，打着伞的行人，虽然都在雨中朦朦胧胧，却真切清晰地像你站在小城这条街道的一座建筑的窗里，看外面雨中的街景。中国水墨画其实很擅长画雨景，常有“杏花春雨江南”的画题，满纸烟雨迷茫，但都好像是居高临下式的远眺，至少目力所及得有二百里，近视眼的画家猜想是画不了国画中的雨景的。不过画雨中的近景，仿佛也见过，浪里一叶舟，水边些许倒伏的芦苇，然而给人的感觉是干燥的风，而不是湿润的雨。若有些水气，那也是江的水气，而非雨。当然这恐怕是一个外行的孤陋寡闻，或者是一个外行的误解。

因为从小生长在北京,特别是近年来,总有生活在沙漠中的错觉,最盼着下雨。既没有领略“杏花春雨江南”的福分,又不住在佛香阁或者什么烟雨楼之类的地方,可以高高远远地看雨,所以对欣赏国画中的雨景总觉得隔膜。记得一位北方籍的老师讲解宋代贺铸的那首使他得名的“贺梅子”的词时,感慨特深:“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说过去读了,人家都说好,自己也说好,但并没有什么特别深的体会。直到“文革”期间去了江西鲤鱼洲干校,到了梅雨季节,雨下得那个没完没了啊,什么全是湿的潮的,下田回来衣服也干不了,什么全发霉,那个烦,突然觉得对贺铸的“梅子黄时雨”有了新的体会。但是北京从未有“梅子黄时雨”,所以我不烦连阴雨。一有三两天连阴雨,我就想起一部老电影中坏人发狠的话“下下下,下它七七四十九天”。其实我说这话,不是居心不良,只是特别喜欢雨。

如果是下雨的夜晚,好像平日喧闹都给雨浇灭了,除了雨声,四处静悄悄,因了雨声,四处更显得静悄悄。古人爱说愁,一到夜雨时分,秉烛夜游的乐趣难继,就更免不了寻愁觅恨了。写雨的诗词不但多,而且美。可我因为到底没有林妹妹似的多愁善感和才情,所以丝毫没有“已觉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助凄凉”的伤感。我觉得这样的夜晚非不能睡,总让人不忍去睡。听着雨,泡一杯茶或者咖啡,拥被而坐,找一本好书来读,不觉孤寂,却觉得温暖、沉静、充实、安详。

雨不仅可听,更可闻。平日到处是汽车的废气、锅炉的煤烟,草木那淡淡的气味哪里敌得过刺鼻的煤烟废气,全像没有气味。唯有下雨时节,随着雨的潮气飘来草木的清香,深深地吸一口,觉得自己好像每个毛孔都充满了草木的气息,成了个“草木人儿”了。

雨中行走亦是乐趣。美国电影《雨中曲》中金·凯利那一段

雨中独舞，充满活力与生机，真是深得雨中行之妙的“独白”。我平日骑车，下雨也照骑不误。常有人怜悯地说，下雨还骑车呀！我漫应之，心里却怜悯他，竟不知雨中行之乐。曾经有一度每天上班路过钓鱼台国宾馆，那时快行道慢行道之间隔离带除了树木之外，还种着丁香和铁梅。所谓铁梅是一种长喇叭形、火红色、花瓣厚重略向里卷的花，花期好像晚于丁香，而且很长。听人说叫铁梅，有时也疑心是不是哄我。春天的时候，朦朦细雨，紫丁香或者火红的铁梅吸足了水分，给人沉甸甸娇不胜举的感觉，突然想起老杜的“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红湿”“花重”真正传神，我也有当年那位老师了悟“梅子黄时雨”的感受。

如今常走的路，远没有钓鱼台前的路那么美。每天骑车走过的街道，各种建筑工地的大卡车像播种机一样耕烟播土，然后是“零落成泥碾作尘”，汽车一经过，黄尘蔽日，就如看什么非洲干旱地区的电影或者是美国西部片一样。而现在被雨水浇得再也不能扬尘，有的路面更是冲洗得干干净净。偶而汽车驶过，激起一片刷刷的水声，这是我以为汽车所能发出的最美妙的声音。往常一条街道，树是树，草是草，花是花，你是你，谁跟谁都没关系，而雨却把大家联成一个整体，使你除了视觉之外，所有的感官都敏锐起来。往日繁忙的街道冷清起来，在烈日下晒蔫了，被废气烟尘弄得灰头土脸的树木、花草都支楞起枝条叶片，争先恐后伸出小手去接住雨，素日叉手叉脚占据了过多空间的人们不但渐渐消退，而且留存者也都在雨衣雨伞下拱肩缩背地内敛了。于是绿色被无色的雨染浓了，放大了，摊手摊脚胖开半个身子，嘲笑在雨中萎顿不堪的行人。

偶读陶诗，有“仲春遘时雨，如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从横舒”，原来这感觉竟与古人暗合，不免有几分惊喜，又有几分失望。陶诗还有“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都是喜雨，因为他归